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態度雖客氣語氣卻隱有不屑之意，好像金蒲孤的赫赫盛名，在他眼中並不當一回事！金蒲孤在人門之時，卻已見識到這會事的武功，即使是中門的僕僕，也不遜於當世一流高手！

這幾個人的衣著又高一級，武功自然也更為可觀，可是人家要想在射技上與他一較高低，他實在不服氣！

駱強打過招呼之後，什麼話都不說了，祇是向牆的另一頭叫道：「昇靶！」

牆前可能另有機關，由人在內操作著，喝聲過後，緩緩昇起一道水靶，據估計靶寬約二尺見方，中間的紅心祇有拳頭大小，靶離他們立身之處，相距約四十丈，看上去祇有指甲蓋大的一點！

駱強抽出一枝箭搭在弦上傲然問道：「金大俠是否覺得太近一點？」

金蒲孤輕輕一笑道：「朝廷考試舉也不過是兩百步為準，差不多是這個距離，三射破的，即為上選，可是我們江湖人論射，著重在心眼手法。與遠近無關！」

駱仲和連忙斥責駱強道：「金大俠箭法十六凶人，就翎金僕姑神箭下，取如探指探蟻，你不過射一面死靶，還有什麼可誇耀的！」

駱強輕哼一聲，箭弦微響，長矢劍穿而出，恰恰中在紅心上，金蒲孤覺得他手法雖准，卻並無出奇之處！」

駱強仍是不說話，繼續拍箭搭弦，一支支射出，射出七八支後，金蒲孤神色微微一動，也逐漸引起興趣！

因為駱強後來射出去的箭，並沒有中在紅心上，後矢咬住前矢的尾部，連成一長串，居然不掉下來！

每支箭都從一個洞中穿出去並不算太難，尋常的箭手中也可找出這種人才，可是要七八支箭連成一串，則除了手法准外，還需要深厚的內力與極巧的手法。

這種手法自然難不倒金蒲孤，可是他不得不承認這個漢子的功夫到家，至少是他所見過的第一個高手！

駱強連發十二支箭後，才止住手不射，駱仲和微笑道：「金大俠看他還過得去嗎？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高明！高明！」駱強忍不住道：「金大俠一定還有高明的指教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那裡！那裡！這種鳳凰爭窩的射法我就做不到！因此也不敢置評！」

呂子奇覺得很奇怪，連忙道：

「大俠似乎太謙虛了，老朽雖未目睹過大俠神射，但是聽說大俠在青蓮山莊以迴風射法，一箭連取石廣琪與鄧浣春兩耳，似乎比這一手奇妙多了！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

「那是取巧的手法，這才是正宗功夫，在下一開始就走了旁門，對於這種正宗手法，自然祇有甘拜下風了！」

駱仲和佛然道：「敵人是誠心請教，所以才不憚見笑，命家人們獻怪丑以博一樂，大俠說出這沖話來，似乎太令人失望了！」

駱洛仙也急道：「金大俠！我不相信你連這一點也做不到……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我是真做不到，因為我們江湖人爭鬥不同於兵家爭站，箭源供應不絕，我就是那十幾支箭，準備用一輩子的，像這樣一下子用掉了這麼多箭，我的確不敢嘗試……」

駱強冷笑一聲道：「金大俠何不過去看看在下的箭後再作定論，在下那十二支箭保證絲毫無損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不用看了，尊駕那十二支箭祇有最後一支還是原來的樣子，其餘十一支的箭尾竹竿雖未破裂，竹孔卻被箭簇擠大了一點，用之殺人自無不可，用來再作一次同樣的表演似乎就不太趁手了，在下藏箭有限，不敢作如此浪費。」

駱強臉上一紅，獨自強嘴道：「難得大俠的箭在用過之後，一點改變都沒有嗎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在下學箭之初先練的就是這一點，尊駕如若不信，十年以後可以檢視一下我的箭……」

（一四五）

「哇！很有趣呢！結果呢？平吉後來怎麼了？」

美也子興趣盎然地問道。

「平吉的聲音似乎嚇到了對方，那人身體一轉，突然就消失了。喔，不，先前不知道從哪裡照射進來的光線陡然熄滅，房間裡一片漆黑，然後和向就不知去向了。原本醉醺醺的平吉立即被嚇得清醒過來，好不容易鼓足勇氣打開電燈，首先查看木窗，通通沒有異狀，所有的插銷都沒有被動過，再去查看長廊上的門，仍然是鎖著的，那個人果真是從書裡走出來。發現到這個狀況，再大膽的人也會在一瞬間崩潰，於是他打開一扇木窗逃了出去。」

「好奇怪呢！」

「嗯，真不可思議。」

我和美也子又再次面面相覷。

「這的確是件怪異的事情。平吉自己也說：雖然昨晚是第一次看見屏風裡的人物現身，但是之前的幾個晚上睡到半夜醒來，總感覺有人注視著我，我猜那一定也是屏風裡的人，」不管平吉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，但是我認為是有人經常進出這棟離館，因為我終於找到證據了。」

「什麼證據？」

「聽完平吉的描述後，我除了請他保守秘密之外。特地再回來查看一次，結果發現屏風的後面掉了一張怪異的紙。」

「怪異的紙。」

「那是一張古舊的日本紙，上面用毛筆畫了一些類似地圖的圖案，同時還寫了一些『猿猴掛』、『天狗鼻』等奇怪的地名，旁邊又加了一首詩歌。」

聽到這裡，我不由得低吟一聲，美也子也跟我一樣感到很震驚，飛快地看了我一眼，隨即垂下眼盯著榻榻米，不再抬頭。從他的神情看來，一定知道我隨身攜帶的護身符裡也有一張相同的紙，我記得自己不會對她提過這件事，一定是諏訪律師告訴她的。

「怎麼啦？你們知道這張紙的內容嗎？」

既然美也子已經知道，我就沒有必要再隱瞞。究竟是什麼東西，而且我的紙上寫的不是「猿猴掛」、「天狗鼻」。

我不知道該不該將護身符裡的紙拿出來，然而姐姐和美也子都沒要我拿出來看，所以我索性默不作聲，姐姐似乎也領悟到這兩張紙或許有某些特別的含意。

「這倒很奇怪呢！我要好好把那張紙保存起來，改天我們再拿出來比對看看。」

隨後，姐姐、美也子和我都陷入沉默之中，姐姐隨興地說出自己的冒險經過，沒想到卻跟我的身份有某些關連，因此她後悔自己為什麼如此輕率，居然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的秘密。

聰明的美也子當然也瞭解姐姐的心情，因此絕口不再問那位身份不明的入侵者究竟如何，很快的就倉皇離去。

過沒多久，我躺在這間問題重重的離館裡就寢，紛沓而至的疑惑和不安，像走馬燈似的在我的腦海中盤旋不去。（三十二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齊白又一次發出驚叫聲，我也有點發慌，身子一橫，自案上躍了下來，看到他仍歪在地上，口角流著血和沫，他竟被我這一掌打得昏了過去！」

齊白這時，也來到了他的身前，雙手伸進他的腋下，把他扶了起來，放到了一張交椅上，他的一邊臉。由於我的一擱，又紅又腫。

齊白真的發怒了，他厲聲罵我：「費力醫生罵你的話，我完全同意！」

我冷冷地道：「你不必緊張，他很快就會醒過來，醒來之後，他就會清醒，不會再認為自己是什麼皇帝！」

齊白甚至是聲嘶力竭在叫：「你完全漠視現實！這個人根本就是建文帝！他知道過去的一切，也知道這個秘密的避避所在！」

這一點，也是我種種推測中，最難解釋的一點。我道：「或許他是先發現了這裡，才以為自己是建文帝的；更有可能，請承認靈魂存在，我也希望這一掌，可以把靈魂自他腦中驅出去！」

在我說話的時候，齊白用力在按著那人，輕扣著他的太陽穴，不一會，那人閉著的眼睛，眼皮輕輕顫動，終於張開眼來，眼神散亂、惘然，一副迷惘之極的神色，口唇發著抖，自喉際發出「啊啊」的聲響，更可怕的是，當齊白扶著他坐直身子時，他的口角，竟然流下了一條長長的口涎來！」

那人這時的樣子，任何人一看，就可以看出，那是一個毫無希望的瘋子！

齊白陡地吸了一口氣，用冰冷的目光，向我望了一眼，就雙手托著頭，坐了下來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向我表示了極度的不滿。看到這種情況，我也不禁心下犯疑剛才那一掌是重了些，可是，也總不至於把一個正常人，打成了瘋子！我祇好假設他本來就是瘋子，一掌打上了去，把他發瘋的形態改變了一下！」

我來到他的面前，他雙眼發直，直勾勾地望定了我，我伸手在他的面前搖了搖，他眨著眼，可是一副木然，反應遲鈍。我問他：「你是什麼人，現在你知道了？」

那人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口角的流涎，愈流愈長，看了令人噁心。我連問了幾遍，那人一點別的反应也沒有祇是偶而在喉間發出「呵呵」的怪聲，皇帝的威風自然半分不存！」

而對著這樣一個無反應的瘋子，我也不禁無法可施，齊白冷笑著：「你比殺人兇手，也差不了多少！」

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我實在也無法為自己作什麼辯解，我吸了一口氣：「不論在這個人的身上發生過什麼事，但是這是一個人，不是鬼，這一點總可以肯定！」

齊白仍然語言冰冷：「用夾板的方法，也可以把乾子夾直！」

我不和他爭辯：「把他弄出去，交給精神病醫生作詳細檢查！」

齊白的神情十分激動，我不等他開口，就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，在這個人的身上，究竟發生過什麼事，我選不能確知。但是，他決沒有可能是一個五百多年前的皇帝，也不會因為我的一掌，而由一個皇帝變成了白癡！」（七十）



他就是這樣的善體人意，讓告白失敗的她，不但不會對他心存怨恨，還會感謝他的體貼。

「我想要吃冰，想要啃炸雞，還想要喝一大杯的珍奶。」

聽說，整個登山社有一半的女生向孟學長告白過；聽說，他身邊從來沒有出現過女朋友這樣的人。

這樣一想，她的心情突然好了許多。他沒喜歡上誰，誰也沒讓他喜歡。

祇是，告白的失敗也宣告了暗戀的結束，以後她大概沒臉見他了吧？嗚……看來她得回家抱棉被痛哭一場。

「沒問題，盡量吃。」他的唇瓣有著淡淡的微笑。

這年夏天，兩道人影在烈日下，逐漸拉長並肩而走的影子。

第一章 「五十號，五十二號……」崔幼晴邊走邊看著門牌號碼。「就是這裡了，五十八號。」

這是一棟嶄新雄偉的辦公大樓，大樓外的開放空間，高高豎立起一座兩層樓高的三角形雕塑品。

銅鑄造型的雕塑品上，刻著「權威生物科技公司」。

崔幼晴拿出鏡子，稍稍整理儀容，一頭剛被離子燙理過的長髮，服貼的披在腦後。很好，沒有流汗，劉海也沒有亂。

她收起鏡子，慢慢走進大樓。

因為一雙不合腳的高跟鞋和一身難以大步走路的套裝，讓她原本俐落的行動力，降低到祇剩三成。

她都已習慣性成這個樣子了，如果還找不到工作，那就是天意如此，她也沒辦法子。

來到櫃台表明來意，櫃台小姐指示她直接搭電梯上九樓。

趁著電梯裡沒有人，她又在鏡子前打量起自己。

猴子穿衣好像還是猴子，這一身行頭

是向好友曾瑪俐借錢買來的，也是曾瑪俐一手挑選的。

開前襟的短袖粉藍外套，搭配同款的粉藍窄裙，以她略胖的身材，她是怎麼看，怎麼不順眼。

可是瑪俐說面談得要穿這樣才能提高錄取的機會，要不是她已經失業了三個月，眼看存糧已經見底，她可不會讓自己做這樣的打扮。

走出電梯，門口的沙發已經坐了四位小姐。

是怎樣？她祇不過是應徵個助理的工作，竟然有這麼多的競爭對手？

「請問妳是來面試的嗎？」坐在門邊的小姐站了起來。

「是的。」崔幼晴連忙來到辦公桌前。

「請問妳是哪位？」辦公桌上有一份名單資料。

「崔幼晴。」哇！那名單單說有二十幾個，難道她得打敗二十幾個對手？

「小姐，請問您怎麼稱呼？」

小姐看到了崔幼晴的名字，在上面做了記號，然後笑咪咪地說：「我姓王，是人事部的助理。妳請坐一下，輪到妳的時候，會喊妳的名字。」

「王小姐，請問要筆試嗎？」

「不用，我們已經初步篩選符合資格的人選，所以是直接和主管面談。」王小姐說完，又坐回位於門邊的辦公椅。

崔幼晴祇好站在一邊，因為沙發上已經容不下第五個人。（二）



黃垂垂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第四回 樓下潛身聽私語 燈前遣悶譜琵琶

話說蔣青巖見華刺史請他到園中遊賞，一夜打算尋舊事，並未合眼。後日午間，華刺史親來約他三人同到園中，蔣青巖千方百計要脫個空兒，到小姐的妝樓下望望。怎奈華刺史到處相陪，再不得抽身，因口占一絕，道：

往事依稀在目前，百花深處有蟬鳴。重來不許劉郎見，繡幕珠簾盡悄然。

這日從上午席，直飲到起更方散。從此華刺史日間陪他三人談笑，夜間陪著飲酒，樂此不疲。不料老人家的精神有限，一連數日，便累起一個勞碌病來，食少睡多，不能到外面相陪，凡事都是蔣青巖代勞。一日，蔣青巖想道：「我此來之意，專為那柔玉小姐，於今住已多日，終朝問坐，沒得一個法兒，和那小姐一訴衷腸，大非本念。」

「想來想去，全沒計較，想到那書院後面去閒步，見旁邊有一所高樓，蔣青巖便走上那高樓，推窗四望。祇見這樓與那花園僅隔一牆，那柔玉小姐的妝樓，也隱隱在目中。蔣青巖見了，忙下樓來，到牆邊四下打看，見那西邊牆角頭，有一個門鎖在那裡。蔣青巖便尋著一個書童問道：「既通後園，為甚麼卻鎖了？」書童道：「因與內宅相通，故此閉鎖。」

蔣青巖聞言，口中不語，心下暗暗喜道：「有計了。」當夜將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勸醉了，打發睡去，待眾書童、院子都睡盡了，蔣青巖攜了自己衣箱上的兩根鑰匙，輕輕走到那後門邊去，套那門上的鎖。卻也作怪，這鑰匙就像原是這門上的一般，一套便開。蔣青巖喜不自勝，忙將那鎖兒虛鎖在門上，閃出後門，反手將門掩了。祇見門外昏黑如油，摸不著路徑，定睛半晌，望著燈光亮處，一步步，一低一高，走上前來。打從廚房邊經過，聽得絳雪的聲音，蔣青巖住了腳，聽他說甚言語。那絳雪道：「快些，快些，小姐不吃夜飯，要湯淨手哩。」

「灶下一個老婢，忙起身來，舀了一盆湯，絳雪手拿了一個紙燈，出了灶房門，竟望南去。蔣青巖摸著影兒，隨了他兩人轉過一帶籬欄，才是柔玉小姐的妝樓，裡面燈光閃閃的。蔣青巖不敢進去，閃在黑影裡立住，讓絳雪和那老婢先進去，他才到門背後站著，望著絳雪忙忙將湯傾在一個銅盆裡，一面捧上樓去，那婢子自回廚房去了。蔣青巖聽著柔玉小姐在樓上淨了手，又聽得一個女子淨手，那女子的聲音卻是韓香，一邊淨手，一邊向柔玉小姐說道：「小姐，我昨夜替三位小姐得了一個佳夢。」（二十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